



清代崖州地图。海南日报记者 苏建强 翻拍

**古**崖州是中国南端的“海上门户”，史书记载，明清两代，崖州屡有倭寇、海盗来犯。从今天的陵水，到昌江，政府在当时崖州的沿海地带设置了多处炮台，用以威慑倭寇、海盗。1980年代在三亚崖城镇宁远河入海口，今年相继在崖州古城城墙基边上、三亚河入海口相继出土的铁炮，正是印证了史书的记载。古崖州作为海防重镇，在当时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。

如今面对威风可见的铁炮，不少当地文史专家产生了研究之意，建设炮台遗址的提法亦由此发端。

# 中国海防重镇 古崖州： 三亚相继出土多门古代海防炮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郭景水



近日在三亚市南边海渡口出土的两门铁炮。冯辉进 摄

## 五门铁炮三亚出土

近日，在三亚市博物馆，当地文史专家向海南日报记者详解了接连在宁远河入海口、崖州古城、南边海渡口出土的铁炮。在崖州古城、南边海渡口出土的三门铁炮，锈迹非常严重。南边海渡口出土的两门铁炮，炮身通体粘附着泥土和珊瑚礁，依稀可见炮身轮廓，炮身上的“铭文”无从辨认。

三亚市博物馆已初步对在南边海渡口出土的两门铁炮进行勘察，其中大号炮全长140厘米，底座直径38厘米，炮口呈漏斗形；小号炮全长147厘米，底座直径33厘米。和1980年代宁远河口出土的两门铁炮不同的是，这两门铁炮的点火孔边都有一个套环。当地博物馆的文物工作者认为，这个套环可以起到固定炮身的作用，也表明这两门铁炮比1980年代出土的铁炮功能更为先进。

崖州镇宁远河口的出土的两门清代大小海防铁炮，是1980年4月被当时港西公社渔业队的一户群众建房清理地基时发现的。目前保存在三亚市博物馆内。出土铁炮的港西，在三亚西海岸50公里处，面临南海，东距崖州古城5公里，位于宁远河入海口。这一带是通向保平港和大蛋港两港交接的咽喉地带，曾经设置保平炮台，是保护崖州古城和海防防守重地。

这两门清代海防铁炮，三亚市文史专家黄怀兴编著的《三亚史迹述考》曾做描述：大号炮全长216厘米，炮膛长178厘米，炮身前后有四道凸箍，用于加固炮身。中膛左右两边有炮架转轴，中膛上有“重壹仟贰佰叁拾伍斤正月置”11个铸字（“叁”：俗用作斤两的斤，清代一斤合今596.82克），清晰可见。

小号炮较粗短，全长187厘米，炮膛长155厘米，炮身前后有四道凸箍加固炮身，左右两边各有炮架转轴。

## 国家海疆雄兵驻守

三亚相继出土的铁炮，是古崖州作为海防重镇的铁证。此外，从《崖州志》记载可以看出，自宋代以来，中央对于崖州一带的海防非常重视，在此派驻了兵马驻守。

《崖州志》记载，唐朝“有戍兵”，宋朝“军制曰澄海军，戍海”。到了明朝，关于崖州兵制的内容明显增多，多处提及了朝廷设置专门负责海防的士兵，诸如“万历二年，拔琼州府杨威右营把总一员，扎州，防海。至四十五年，设水寨前司分总一员，守三亚港”。

到了清代，关于崖州海防的驻军编制更加详尽。《崖州志》中说，从顺治九年设游击一员开始。到道光十二年，改为副将一员，统辖崖感（感恩港，今东方市境内）水陆官兵，轮巡洋面。在雍正年间，关于崖州驻军海防的军队编制包括：水师千总一员、水师把总二员、水师外委三员、水师额外四员。

当年的崖州地图，一望便知当时的

崖州驻扎着不少朝廷的士兵。在三亚文史专家何肇国主持撰写的《崖州历史文化展览图文集》中，作者收集到的一张明代“崖州地域图”中，“多零堡”、“朗凤堡”、“多银堡”等“堡”，均是当年驻军的地方；在清代乾隆年间的“崖州地域图”中，今天的三亚港口处是三亚巡司、三亚营驻扎的地方。在这张清代地图上，崖州境内还驻扎着“保安港寨”、“小桥营寨”、“乐平营”、“乐安营”等。

在崖州海防线上，朝廷不仅陈兵布防，在士兵兵器的配置上，也是由简单到复杂，逐步先进。《崖州志》中关于军器设置的记载，是从明朝开始的。从当时相对简单的“铁”，到清代的“大小红衣大炮”，崖州海防前线见证了兵器的发展。

《崖州志》中出现”的关于“炮台”的记载，始于清代。明代崖州没有置炮的记载，“清代始置铁炮”、“大小红衣铁炮三十六位。现存七位防城，十位防海。”其中“大蛋港炮台，驻扎千总一员，防兵二十名；保平港炮台，驻扎外委一员，防兵二十名；榆林港炮台，驻扎外委一员，防兵十五名；赤岭港炮台（今三亚藤桥一带），驻扎额外一员，防兵十三名；望楼港炮台（今乐东境内），驻扎把总一员，防兵十七名。”

## 崖州海防重在防海盗

古代的崖州，环海一带，仅为民居，时常受到海盗的困扰。道光《琼州府志》载：清代“崖州水师所辖，洋西东西港相距较远，外寇、海盗出没无常，处处可入，防不胜防”。为了加强海面的防卫，“雍正八年，将崖州营改为水陆各半，营游改为参将，添设水军”、“保平港东四里有小港曰大蛋港，水浅不能泊船，港外可暂寄碇。北近州城与保平港口各设炮台一，东西相对，为州治海门要隘。”

清撰《崖州志·海防志一》亦记载：“保平港距营十三里，为州志海门门户，东距四里有大蛋港，水浅，不能泊船。港外暂可寄碇（“碇”：停船时沉入水底用以稳定船身的石块或者系船的石墩）。前时海寇常从此处登岸。二港东西相对，最为要隘，皆有炮台防守。”

在明朝两百多年的时间内，犯琼倭寇活动见于《琼州府志》记录，有17次之多。其中永乐九年（1411年）的倭寇的侵犯活动特别惨重：倭攻陷昌化，指挥徐茂领军戍守，千户王伟战死，军士死伤甚众，城中人口、食粮、军器皆被劫掠。崖州的榆林港，每当“东南风发，时有大泥（今泰国南部）诸番沿海登岸抢夺滨民”；正德十四年（1519年），“勃泥（在今文莱国一带）番入寇，登榆林港。知州陈尧恩，指挥谷正春等督军，斩获罗朝田等二十四人”。

《崖州志》记载从1658年至1865年间，仅崖州地区发生的海盗事件，就有十多起。明代嘉靖之后，朝廷为了加强海防，提高与海盗的战斗力，采取了强化战备的措施：要求各千户所有备倭战船加强海上巡捕。到了万历年间，朝廷在崖州

设立水寨前司，专守三亚、保平、感恩诸港，并置正兵、游兵二哨。其中游兵有“兵船11只，分总一员，哨官二员，官兵300员，捕舵兵二百九十七名”。

嘉靖十九年（1540年），根据提督两广都御史蔡经奏“请添设参将一员，驻扎崖、陵，分守琼州地方，及兼管琼、雷、廉州海洋倭倭”，当即被朝廷批准。此后，“琼崖设参将，首尾兼顾，岁防各半”。以上措施，对于加强海上防卫，震慑和抗击海盗起到了一定作用。

## 诸多海防疑问待破解

接连在三亚出土铁炮，当地不少文史专家的兴致大发。当时第一时间赶至南边海渡口铁炮出土的三亚市文物工作者说，当时发现铁炮的具体位置，距离码头岸边只有30多米，两个铁炮并排在地下1米多。铁炮所在位置1米之下，是珊瑚礁层。但是令文物工作者奇怪的是，



炮身上附着的不少白色的珊瑚礁，这些珊瑚礁石怎么样缠身炮身的，令人费解。

三亚市博物馆馆长孙建平说，重近千斤的铁炮如何掩埋在出土的位置，还是被遗弃在那里，目前还不能做出绝对的判断，需要更进一步研究。“我们同时考虑对整饰后的炮身进行拍照，然后和国内其他博物馆出土的铁炮进行比对，从而确定这两门铁炮具体的年代。”

如今，在诸如大连、旅顺、海口等曾经的海防城市，都建设有炮台遗址，在这些地方出土的铁炮，成为游客观瞻的物件。而崖州作为中国南端的“海上门户”，截至目前三亚还没有建设炮台遗址。孙建平提议：可以考虑在南边海渡口建设炮台，一方面可以让游客感受古崖州的海防，另外可以有效保护出土的铁炮。

1980年代出土的两门铁炮，至今存放在三亚市博物馆里。当年出土后，经过一定修饰之后，炮身上的“铭文”清晰可见。如今炮身上再度被锈迹缠身，铭文难觅其踪。在经过研究之后，如何长久地保存南边海渡口的两门海防炮，以及崖州古城城防炮，也开始成为三亚市文物工作者的难题。

一九八〇年代在宁远河入海口的两门铁炮，陈列在三亚市博物馆内。郭景水 摄